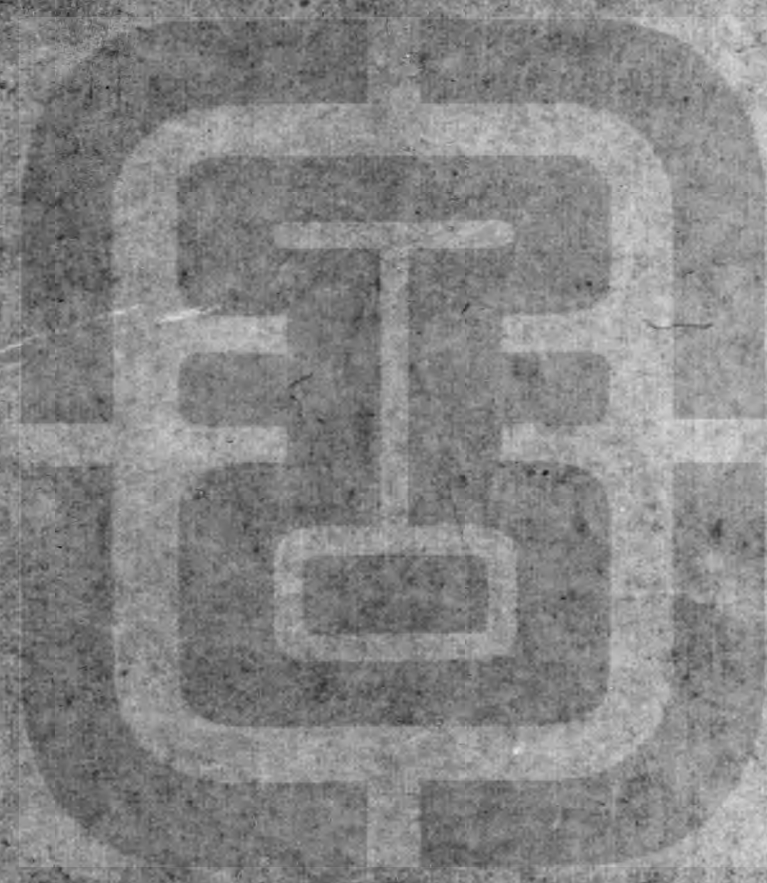


卷八九



古今治平畧卷之八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霜鳴父較

漕運篇

周漢漕運 三國六朝附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輸將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故三代之前漕運弗備著

考之禹貢如所載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自夾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是因水入水以達帝都也青州則浮于汶達于濟徐州則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則浮于江沱潛于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則浮于洛達于河梁州則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則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其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物而所謂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精而輕者以賦遠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

秭則粗而重者以賦近是雖甸服之中猶量其地之遠近爲輕重勞逸之等而未始責之王畿以外也至于周九畿之貢因乎五服諸侯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天子宗廟百官之費取足于千里之畿內而有餘且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自都達境則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觀之于詩邵伯之徹申土疆也以峙其糧而左氏亦云衛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積倉于幽峙糧于申會蒐之

備達于衛境則當時之富藏亦可見矣至若齊桓之師陳鄭供其資糧菲屨晉文城濮之役館穀于楚地三月楚師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烏有賫糧轉送者耶惟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河之役則是恤荒也吳夫差欲謀伐楚因城邗溝通江淮則是伐國也大抵漕運之法多見于兵爭之會三代盛時車書一統比大字小月聘歲問天子食其畿甸諸侯食其國卿大夫食其家干戈不紛優然享均和之樂至于戰國以來兵革不息于是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不免竭土地之所有罔恤遠近以應供輸而漕輓之術于是始熾然事已兵休輒復無事猶不至于甚病及秦始皇貪于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又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當是時用兵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蓋漕運始爲生民大困而先王

之制蕩然矣。漢興擊楚于滎陽，成臯之間，蕭何轉餉關中，以給軍。未嘗乏絕。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之粟。軍需大振。及卽位，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師，卽有變，順流而下，可以灌輸。然其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帝，其弊漸見。如淮南之遠，數千里遙，屬于漢，輸將甚苦。賈誼諫曰：古者天子之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故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及秦而不然，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

之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不過此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懸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弊，強提荷而至。慮出假貸，非諸自有以所聞也。履屨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

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幸早定之毋以資奸人則當時之苦民已若此至武帝建元中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鐘致一石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又時官多徒役衆因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而鄭當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可得以溉此損

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能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久之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宜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歲益穀二百萬石使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已而渠不利遂廢後又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

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涇皆
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涇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
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于巴蜀于是拜湯子卬爲漢中守作褒斜道果便
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元封初桑弘羊領大農請入粟
賣爵除罪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歲益漕六百石天子
用饒蓋當時用兵四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
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益多寡

取相給足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郡國之
財以給邊費徒自爲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特
詳于建始元封之間也宣帝五鳳中歲數豐穰耿壽
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
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言築倉治船費直
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徒
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如故
上不聽漕事果便光武中興將兵北伐命寇恂守河

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輦車轆駕轉輸不絕及至事
定省官節用經費簡約因罷護漕都尉官末年張純
爲司空上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利焉安帝永初
中虞詡爲武都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
僦率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
數十里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
于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司馬懿輔魏用鄧艾
之策自陳項以東至壽春開河渠以通運漕之道每
東南有事從河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

水害艾所建也晉初太始十年議鑿陝南山決河東
注洛以通漕雖詔施行而未成功永嘉元年脩千金
塌于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中以海賊寇抄運漕不
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
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
附之後仍世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
姓奔波于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于
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需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京西水次常年貲帛皆折公物雇車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今求車雇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河不過百里華州不滿六十並令計程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達于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則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于公私兩便于是議者請諸通水之處皆用舟楫宜開興脩築使溝洫通流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刀雍表曰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

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今求于嶂岷山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勝二千舫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其輕于車運人工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必不廢田自可永以爲式隋開皇三年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陝鄭許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了又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

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贇向蒲陝以東募民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命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

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唐宋漕運

元附

唐都長安而西北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駝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

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鈎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

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頻河倉廩遺迹可尋宜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

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

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竝渭而
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潭於望
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
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
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
更得體歌爲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
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缺
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
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衆艘以

次轉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
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
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肅
宗末年史朝議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
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宴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
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于以輸
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乃
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

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爲通濟
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
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
輔若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
彫疲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
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
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
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
熊耳虎牢成阜五百里見戶纔十餘居無尺椽爨無

盛烟獸遊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
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厥遊涉泗
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
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
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
衣無縷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
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
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
不同各隨便空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卽鹽利顧傭分

古、今、治、平、畧、
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由潤州陸運
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
五由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
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船三百人篙工
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
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篠爲絢梘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
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

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
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
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漑自是河漕不涸其歲輸
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
卿朕鄼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以給關中大曆八年
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
寶末掌出納監歲運使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
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
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初晏於揚子置一塲

此方是徑國
大手版

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塲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據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有司計費而給，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故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

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東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俱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

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

節度使杜佑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得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先是興元初帝在梁州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袂衣久之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縉帛來至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又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于行在募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爲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薪米儲峙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

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艘置五弩。手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漉米至。減五之四。事平。上還長安。或言漉聚兵脩城陰畜異志。上以問李泌。泌請以百口保無他。他日又言曰。今天下旱蝗。關中米斗千錢。倉廩耗竭。而江東豐稔。願論其子臯歸覲。令漉速運糧餉。此朝廷大計也。上從之。臯歸。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陳少遊聞之。亦貢米二十萬斛。上喜。加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顧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

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
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李
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
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
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
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
河益庠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
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漕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輸

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王
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
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
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
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奸榜笞
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
勝計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
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
大和初歲旱河涸掇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

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營
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
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
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宋
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
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爲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
唐季五代蕃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疆幹弱支之勢
故于兵食爲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

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
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
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
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旣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
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
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于是擅
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疆之臣在京分掌水
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
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

古今治平畧
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淬冶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

水陸路發運爲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雜糶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

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廣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使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穎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處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

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慶曆後以黃河歲漕益減耗而舩船市林木役牙前勞費遂罷其運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並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賅諸吏得詣富饒郡市

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期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

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

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至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糴爲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

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米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外諸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

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旣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旣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

楚州堰爲水牒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款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

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旣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立法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寓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於真，兩浙有米可糶於揚。宿亳

有麥可糶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糶斛斗，專備轉般。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糶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旣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枷失舟船兵稍

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于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運司措置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因地之空以兩浙之粟供行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顧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毀其舟自廢其田者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

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蜀人病之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總領所遣官就糴于沿流諸郡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商人入中然猶慮民之勞且憊也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三十年科撥諸路上供米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嘉定兵興楊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者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至于京西之儲襄郢猶可徑達獨棗陽陸運夫皆調于湖北

鼎澧等處道路遼邈夫運不過八斗而資糧屏履與夫所在邀求費常十倍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爲錢四十五十單弱之人一夫受役則一家離散至有斃於道路者至于部送綱運並差見任官闕則選募得替待闕及寄居官有材幹者其責繁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優立賞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憫之亦時寓于蠲放焉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效初宋季有朱清者與其徒張瑄俱爲人傭海瀆沙清因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颺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爲椎劫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爲防海義民伯顏平宋知

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至元十九年，廷議漕運。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于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時觚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

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張瑄爲之。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于揚州、平灤兩處發運。而三省造船二千于濟州，接運猶未專于海道也。至二十八年，始立都漕運萬戶府，令清瑄專掌督歲運。至大四年，以嘉興等秋糧并江淮諸處財賦府歲辦以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初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西海州及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山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

海運之法都于
惠地最利

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自是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與雖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至其河漕則自至元二十六年因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州安山開河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引汶絕濟直屬衛河建牖三十有一準高下分遠邇以節蓄

洩河成賜名會通河然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
重載容大舟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
每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不若海運之多又初時通
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導昌平縣白浮
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
王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
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十里制一牌
以時咨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首事于至元二十

河運海運並

行萬世之長策

也可法

此等弊非法

壞也乃人壞耳

所以國家凡事

必需人材

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
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河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
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牌之處往往于地中得舊
時塼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便焉是元運
主于海而兼乎河所以為國計者大矣然歷歲既久
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
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
為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
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

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歲運之數漸不
如舊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
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
賦不供剝民以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而國
已不國矣

國朝漕運

明興

高皇帝定

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會引

江帶湖舳舻銜尾鱗次沓集故帑藏充溢蠲租之詔
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乃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

陸漕輓輸之

京師大爲勞勩所司其設法轉運務

取便利無重貽民困其時會通河故道猶在以不關

漕事堰築崩淤廢而不理及用兵梁晉間使大將軍

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水以通運後因河口壅淤乃

脩師家庄石佛諸閘又開濟寧州西耐牢陂接引西

鄆黃河通梁晉之粟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洪邊過安
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南運舟楫不通而立陸路
遞運所往來者悉繇德州下河至其給餉遼東則仍
用海運如故二十九年都督朱信言比歲海運六十
萬石以餉遼東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上命增十
萬石以嘉定縣米輸太倉轉送之明年諭戶部以
遼運連歲不絕近聞頗有贏餘可令其軍人屯田自
給而貯所應運者于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其致謹于
飛輓如此及成祖擇天下形勝建都北平去

江南蔡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于東南于是
漕議始重初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
衛輝府輝縣西北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
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詔命詳議
候民力稍甦施行焉戶部尚書郁新等又言淮河至
黃河多淺灘跌跛運漕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
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跛下

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跛上別以大車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從之既而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又設天津衛于直沽上以直沽海運舟舶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沿海諸衛軍士築城戍守建百戶以儲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五年戶部會官言京都合用饟餉盡河北稅糧子粒并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董理

事權不一請于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充視布政使轄衛所諸海運船并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下部詳覆以聞大畧水陸兼運河海並濟而自海運者則踵元人之舊由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繇江入淮繇淮入河至于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下河舟運至京然海險覆溺不可勝數官民皆畏之而陸路置遞運所八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三百餘輛民困其役先是屢有言開河便者成祖重民力未許至九年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建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非唯山東免逝運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于是命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鉞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十萬石濬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衛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

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衛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于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遏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沛分十之六北流以達臨清又跡元舊相地勢高下增築水閘以時啓閉便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乃設清江衛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三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餘艘以轉輸底平倉濶受載不深

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既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十二年乃罷海運令支運轉漕而命平江伯陳瑄專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祛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縣招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堤以蓄巨漕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有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濱河置廬舍五百

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待暵者置倉于淮安徐州臨清通州以便轉輸亘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

而漕河有洪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
勞費于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農月苦甚 宣德
五年巡撫周忱與平江伯瑄奏議令民運至淮安或
瓜州水次補給腳價及搬淺耗折蘆席諸費兌與衛
軍而直隸各省軍俱于其附近水次領兌是爲兌運
至 成化七年復用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
裏河官軍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耗
視遠近以爲差而臨淮徐德四倉支運七十餘萬皆
各就水次兌之是爲改兌自是兌運遂爲一代良法

然初時正米一石止加耗五升後尋增至七升已又
有淋尖斛面有隨船餘耗于是糧運輕齎有所謂一
六二六三六者蓋加耗隨地理遠近爲多寡而江浙
湖最遠則耗四折三故謂之三六江南北直隸次遠
則耗四耗三而折二故謂之二六山東河南較近則
耗二折一故謂之一六先連耗俱本色俟抵灣雇車
起糧則易銀爲用 弘治間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
而易賣又滯交納遂定折銀每石五錢可以輕賣就
于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等輕齎之名所由始

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
皆歸旗軍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饒運于斯
爲盛其臨徐德淮支運者加耗數寡止有隨船耗米
無輕賚之費亦于兌運輕賚均貽之總僨運四百萬
石然用亦裕而運無告匱迫于正德京師權要
始有官債虛立文約逼奪輕賚而弊從此生矣時各
總運官多出其門牽引爲害借公物爲私賂以希寵
庇于是始有鞞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
官至灣過發之蓋以革逼奪之弊而把總甘欽遂引

寅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官故又有扣除之
列欽雖旋以贓敗而後之相繼者則用意算扣歲增
厥數務多獻爲功至太倉庫所積羨餘盈數十萬而
官旗揭借陪費貽害不可勝言欽之作俑可盡誅耶
夫一六等輕賚乃耗糧也惟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
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矣灣中起糧之費則各
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三六之殊哉今以輕賚
扣除于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外復收其耗糧也豈
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員駐通專驗封而叅

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果錢如經歷倉僱每石一釐謂之釐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爲例于是使用公行太監茶果又添火耗催茶果者有班兒錢其他如小盪兌銀會錢銀救斛面銀者名色不一後又革除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判坐糧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不准開銷則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用乃別准河南起剝以抵其費爲法不一故倉有掛欠之

米庫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議者紛及故又議以羨銀給軍然不復詳審概給爲名使旗甲不免銷扭追償而衆軍反獲贏餘惟以扣除不多爲恨欺辱旗甲動輒噪訐官司莫可誰何于是旗軍受累日深而運亦弊極不可整理嘉靖初詔申飭嚴禁焉二年漕總楊宏請漕運輕賁聽運官沿途僱舟車不必裝鞞封算以苦運軍部議漕規惟船不守凍糧不掛籌軍不借債爲急輕賁雖資運費宜解漕運視驗過淮照數領給至通州方許發封仍聽巡倉御史酌定餘

着各總驗船料應修補者給之三年新定運軍隨正
行糧交兌之法官軍使之已命輕賚銀過淮予三
之二餘俟糧完盡給勿扣羨餘侵欺者許軍陳訴至
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直抵都城乃元
郭守敬所建者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後尋湮
廢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
之爲力甚易仍令閘運歲可省腳價二十餘萬又漢
唐宋漕皆從汴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外者
今令京軍支糧通州悉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閘

可通設虜酋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燒毀倉廩則
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所司
議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兼行俟次第就渠徑達京
倉興無窮之利杜不測之患爲便計上命戶部侍
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仲董其事明年六月功成
自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十丈中
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設吏編夫二百八十
造剝船三百艘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
米雇役遞相轉輸軍民稱便大槩國漕歲四百萬

八千九百有餘。運十有二總領衛一百四十旗軍十
二萬六千八百人。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艘。而
糧之起于州縣也。民戶納米里甲。總催則有淋尖剔
斛。拋剝漫籌。比至入倉。費已過倍。而民受其病。乃總
催之兌與旗軍也。害如之。旗軍運官之登于京倉也。
害復如之。而總催旗軍無不受其病。然科派總因于
田。畝是民之納糧一石者。實石五六斗也。軍在衛所。
既支月糧。及出運。又有行糧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
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計之則多于所運。

之數。而舟船之費。復不與焉。是朝廷之得米一石。
者。實不啻費二三石也。且漕卒一歲之間。大半在途。
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挿之停畱。舳艫之衝激。
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
上倉苦官攢之畱難。及其回家。席未及煖。而文移又
促。以再兌矣。凡艱勩若此。其可無軫恤變通之慮也。
哉。况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爲漕用。
而自淮至直沽。舟楫所歷。凡四千里。獨衛與河爲水。
道餘皆疏泉引流。建閘立堤。以通之。故河身常淺。遇

旱亢流細縮則行頗壅滯。又抑黃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蝕漕爲漕憂。故䟽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勅專臨焉。蓋其重也。先是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議曰：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

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人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矣。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及蘇松常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且詳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

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無雲因便發行巳時而止則不遇暴風或中道忽見雲起卽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至是河決益甚漕舟往往更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于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萊河復遮洋總及海運事時嘉靖三十年也給事中李用敬言邇者河道湮塞深妨國計間膠萊之間有新河一道在海運舊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島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副

使王獻閔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嘗按元遺迹鑿馬壕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濟水道現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抵麻灣卽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卽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里各有湖水深入中有九穴湖。諸流可引其餘淤塞未通宜量加濬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以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疏入遣御史何廷鈺

往度之廷鈺返言爲費浩繁遂報罷至隆慶四年漕政大弛漕舟率五月入淮八月入閘十月守凍而是年九月河決小河口自宿遷至徐三百皆淤舟爲逆流漂損至八百艘溺漕卒千餘人失米二十二萬六千餘石于是給事中李貴和復請開膠萊新河以濟餉運遣工科胡積相視而河道都御史萬恭行令山東郡邑試之云中有河道亦可漸濬而浮沙百里旋就淤塞其分水嶺下礮礮則頑石粗礪不可鑿者五十里有奇徒勞費無益奚容更議旣而積勘視

亦言新河必不可成。又罷。然說者謂海運繇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入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頭，經成山沙門，萬里波濤，未易漂涉。而新河則由麻灣至海滄，相距纔三百餘里，非遠若漢海數千里之阻也。又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水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蓄注也。嗟乎海運關，京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此役當與天下共，非淮海山東之私利也。且元人業已爲之前驅矣，奈何吝數十里之費，喪垂成之蹟哉。甚。

矣。愚俗之未可與慮始也。至遮洋總，則海運雖罷，而宜統間猶造船給軍，由海運赴薊州諸倉，迨嘉靖末，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存焉者。至是給事宋良佐議曰：今運道屢梗，宜乘此遺跡未泯之時，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遺意。乃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衛兌北糧者，令繇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繇南糧者，令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舊制，博列障聯屯，彼此相望，卽河渠少梗，而此

案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下漕司詳議以聞。于是山東布政使王宗沐聞其議，以爲膠河不必可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巡撫梁夢龍大然之，投袂起行。海上歷巡視其便，因疏曰：今漕河多故，言者爭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滄，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滄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令入海出天津，以試海道無不利。

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况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度風波難測。比之元人殷明畧，故道實爲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卽千艘萬楫，保無他患，可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衛所大洋錯絡，又可嚴海禁，壯神都甚便。部議量撥附近糧十二萬石，由淮入海，以抵其效。從之。至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

撫鳳陽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無閘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所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自溫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彼以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又以爲河運入關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靡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都燕專執二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

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閻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壁又幾于正南夫河自西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河之通則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執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觀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

東南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所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遁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卽以舟與米行于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于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是者于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大抵海運之開利居四五害止于一耳減運軍三

萬七千餘人○可以實卒伍也○減河船三千五百隻○可
以裕帑財也○耗米率用河三之一○共減一百一十三
萬四千○可以寬民力也○京師有警○闔廣舟師不踰
月○可集○或用島虛以規復廣寧開平之舊○亦無不可
又○可以飭武備也○其害之一○止于飄溺耳○况造舟有
法○占風有候○泊頓有所○而又求得海道習熟○如朱清
者○督之則飄溺蓋寡矣○觀元史自至元二十年始至
天曆二年止○備載歷年海運所至之數○則所失者可
據而知也○較之河運所失○數頗相當○近旣銳意規復

矣○然不利輒報罷○夫百工曲藝○猶未有爲之而卽入
佳妙者○必久之而自熟○况海運乎○乃何以一噎而遂
廢食耶○未幾恭與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汎與潮汐等○
三月清明水高○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
數尺○不害運○惟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
四○高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
盡過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
值○則河豈能爲之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
使運之不危○臣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

河也宜督江以南各省糧儲道務早發運而巡漕御
史依期驗覈限漕艘以四月前盡過徐洪以程之遲
速爲其勞敘之殿最凡三月過洪者爲上四月者次
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
所以爲漕也奏可于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壯
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
期抵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

古今治平畧卷之八終

古今治平畧卷之九

豫章 朱 健子強父著

弟 朱 傲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鉉霜鳴父較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爲棘幣好員法天
肉方法地以蓋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矣太
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

